

中国当代小小说作家丛书 · 第二集 ·

王保民 主编

苦涩的黄昏

许行 著



出版社

中国当代小小说作家丛书

苦涩的黄昏

许 行 著

广西民族出版社

(桂)新登字 02 号

中国当代小小说作家丛书

苦涩的黄昏

许 行 著

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 各地新华书店发行
(南宁市民族大道东段) 广西教育印刷厂印刷

开本:787×1092 1/32 印张:4 字数:70 千

印数:5,001—15,000 册

1992 年 9 月第 1 版 1996 年 7 月第 2 次印刷

责任编辑:包晓泉 封面设计:张文昕

总 策 划:冯 艺 技术设计:韦方红

ISBN 7-5363-1855-3/I · 448

定价:4.40 元

主 攻 篇 (代序)

林斤澜

四五年前，我在一篇谈小小说写作的文章里，引用了常用语“攻其一点，不及其余”。现在想来，不合适。谈写作谈什么也好，不打比方不生动，一打比方不免跛足。写作的事，本来说不“死”。若呆板去说，倒弄出“死相”来了。

“攻其一点，不及其余”，有一阵用在政治生活里，是著名的贬义词，可委屈它了。我先前借来说小小说的写作，不过表明这么那么个特点，不关贬与褒。现在又来说小小说的写作，也还用这两句四字句——八字落地，两厢分开，又稳重又气派吧。不合适的地方，改改个把字如何？

“攻其一点，略及其余”。“攻其一点，远及其余”。“攻其一点，遍及其余”。“攻其一点，影射其余”。“攻其一点，想

见其余”……好像都可以。这不是“死相”，是说不“死”的好，也是难处。

怎么说“攻其一点”？因为只能“攻其一点”。

据说小说的写法有新有旧，先算它是这么回事吧。再算它旧写法里，多半是顺序写来呢？这儿那儿顺一顺，顺进去千把字跟喝口水一样。又算它新写法爱好跳来跳去，没准落脚在不要紧地方倒像是恰好，好进去两千字不怕腰疼。一个短篇作兴万字往外、一个中篇高兴十万往里。

可是小小说的领土，全部，才千把两千过不去三千字。“攻其一点”是命里注定的事了。

什么叫“点”，“点”就是小说的“小”。不论长篇短篇，凡小说都要把“小”当帽子戴上。十来年前我出过一本谈文的书，书名是“小说说小”。以为小说的“小”，就是日常用语的“小地方”，也就是文艺行话的“细节”。一位前辈小说家把“细节”比作零件，说“小说好写，零件难找”。这是深入浅出，又随手拈来个比方，遂成名言。

小小说更多一个“小”字，也就是字数—篇幅—地盘上扼得更紧些。紧得“攻”起来不能“强攻”“硬攻”，纵有强硬的重型武器，这点儿地方，不够转动一个轮子的。这点儿地方的紧，还不能绷，再绷就崩了。反倒要松，要宽松，谁要是不能领会宽松的好处，早晚得崩。全靠精选了个细节——零件，随着从容道来，散漫道来，自由自在道来。地盘是紧，精选细节是紧。从容散漫，自由自在的是松。初看不少闲言碎语，到头来都是帮衬着主要细节，或是扶持这精选零件的个个侧面。有这松这紧的结合，才会有扇面上的大江东去，斗方中的气贯长虹。才会有“攻其一点，遍及其余”。

遍及其余，若死抠起来是不可能的事。小小说不可能，大小说可能吗？不说别的，单说世界上不论大小事情，没有一件是孤立的。每一发生，每一发展，都是四通八达，都立刻，都同时又通又达。一支笔写得过来吗？只能“花开两朵，单表一枝”。表完这一枝，再表那一枝，顶多是花插着来。

若不死抠，遍及其余又有可能。这就是攻其一点的同时，留下许多空白。空白又叫留白又叫布白，若留得好布得妙，勾起感觉，触动感情，激发感想，天空任鸟飞，海阔凭鱼跃……

空白是一种艺术手段，这手段在我们祖国发挥得淋漓尽致。请看空空舞台，随手是门是窗，随步是山是水。空间和时间都因无为，所以无限。国画更加明显，不但花木无根，群山都可以不落地。画家把构图构思，直接叫做“布白”。书法是中国特有的艺术，什么“计白当黑”，“字在字外”，也就是音响上“此处无声胜有声”的意思。

小说不论大小，都要留够空白。若讲究中国的气韵、气质、气氛、气派，气，渺茫，请从空白着手，让空白把气落空——其实是落实。请看山水灵秀地方，灵秀是气不可见，若建一空灵亭子，可见空白了，也就可见灵秀的生机，穿插空白而显现生动了。

小小说弹丸之地，怎生空白？其实没有空白，反倒无以为生！中国的小小说，不讲究空白，难道端着金饭碗去讨饭吃！

中国的小小说，好比中国山坳水沿，几竿竹几段木头的婷婷的亭子。

中国的小小说，是只画几笔的册页。

在中国的小小说里，要读得出中国绝句的气韵来。五言

二十个“千金”，七言的字二十八“贤人”。千年可以不减当年，千里不掉渣儿些许。

“山中何所有

岭上多白云”

十个大白字，谁也认得。那气韵呢，怕也感觉得到，却又说不清楚。究竟在哪个字背后，藏着气韵来？不在哪个字背后，是在十个字漂浮着的茫茫空白里。果真茫茫？若果真茫茫不知所之，那气韵的气象韵味，岂不什么象也认，什么味也可。若什么都认可，又怎么说得这里的气韵呢！请看后边十字：

“只可自怡悦

不堪持赠君”

这是范围，也是归宿。这里是这样的气象和韵味。

还要见见慷慨激昂的气韵吗，请看：

“前不见古人

后不见来者”

这里的空白是整个历史，浩浩渺渺。不过气韵呢，又给引导到一条路上：

“念天地之悠悠

独怆然而涕下”

北京的天安门广场，原来在城楼红墙外边的长安街上，东西各有一座叫做三座门的牌坊，典雅庄严。五十年代因有碍交通，因扩大广场，拆掉！拆好不拆好，是另外一个专题。当时可有一番争论，其中有一说：广场广大，是大气派。但有范围，如果无边无沿，那是旷野了。广场的极限，在建筑学上是计算得出来的。当决定拆除时节，有论者学者跌足捶胸，

叹道：气儿跑了。

最后提醒一句，小说的空白不是全无限，是有所限。小小小说周旋余地小，所限尤其紧要。若放任全无限，那就可以不用什么艺术手段。正是无限又有限，越松又越紧，才是艺术手段的用武之地，考验之门。

请为我加油

许 行

这本小小说集编好后，想取个名字，苦不可得。最后烦请丛书主编，他给定了个《苦涩的黄昏》，说这个名字有诗意。不错，这五个字确实诗意盎然，是一幅情景交融、给人以幽思遐想的人生境况。但愿这本书不仅仅只有个诱人的名字，里边作品也能为读者所喜欢。

《苦涩的黄昏》，是书中一篇作品的题目，它写的是异域的生活，作为书名只是借用，绝无作者以此自喻之意。但是，事有偶合，我这人日历上的年龄，已届黄昏晚景，有的人如有此联想，也不为过。至于苦涩，还是甘甜？这就一言难尽了，世上的事有多少能如此绝对的呢！？

我从小就立志要走进文学的俱乐部，

但不幸既缺少天赋，又缺少机遇。日本鬼子一来，少年时的梦幻，便都破灭了。我十六岁起离家流亡，几十年来风雨坎坷，历尽了人生的磨难和艰辛，一步一个搏击命运的脚步，从一本弯弯曲曲的史书上走了过来。青春、年华、脑汁、血汗，该付出的都付出了。如还有欠账，那是对养育我的土地和人民。对于他们我永远是个负债者，是个不成器的儿子！五十年代我偷偷拿起笔来写小说时，思索再三，起了个“石不琢”的笔名，便有不成器的自贬之意。现在到了晚年，思及于此，也未尝不带有几分苦涩。

不过，造物者给了我这人一个顽强的性格，在我的身上还饱和着父辈不屈的基因。人老心未老，到了黄昏晚景，犹自追求夕照的霞辉。在未走完人生里程之前，就永远是一只工蜂。皤皤白发，尚在竞技场上与青年朋辈们角逐，这该是何等快事！明明已是输家，却比赢家还要欢乐；不，即使失败了，也是个赢家！

著名画家刘海粟于他七十岁绘画的题款中写道：“七十始知己无知。”这无疑是一种求知无己的虚心表示，其不服老的拼搏气概，其无愧无悔的雄心壮志，尽蕴于这七字之中了，殊深令人钦佩。

有谓“人生七十方开始”，这与刘海粟老人所说的竟不谋而合，同是说人到七十始臻于成熟，而真正的人生自此开始。我很欣赏这种襟怀宏大的进取精神，愿终生以此自勉。

爱因斯坦说：“贵在超越自己。”超越别人难，超越自己更难。但只要路在脚下延伸，我就相信还能跳过前面的跨栏。

亲爱的读者朋友，请你们为我加油！

目 录

主攻篇(代序)	林斤澜(1)
请为我加油	许 行(6)

抻面条	(1)
树梢上的月亮	(4)
钱 包	(8)
律 师	(11)
敲木头	(16)
一片绿叶	(19)
麻 子	(23)
一支曲	(25)
砚	(28)
掌 刀	(31)
大海的情意	(34)
朱副市长客厅里的鸟笼子	(37)
两元钱	(39)
报 复	(41)

私塾先生	(43)
二指导	(47)
朱老大参军	(51)
归 来	(55)
马背上的爱情	(58)
就因为	(61)
苦涩的黄昏	(64)
熊	(66)
房东太太	(69)
铁哥们老陆	(72)
邻居二老	(75)
爱 心	(78)
老处长的转椅	(83)
一块油污的痕迹	(86)
寡 情	(88)
宁静的小街	(90)
老太太和老头子	(93)
死难瞑目	(95)
作家逃酒	(97)
酒仙请战	(100)
知 音	(103)
戒烟日里的小插曲	(105)
爷爷手里的核桃	(107)
镇边老榆	(109)
后记	王保民(111)

抻面条

他特别喜欢吃面条，一天三顿也不厌，不过这可不是粮店里卖的那种面条……

小时在家里母亲给他抻面条，一碟鸡蛋酱，一盘芽葱，或者黄瓜、水萝卜丝等小菜，他吃得真香！以后结了婚成了家，妻子摸到了他的脾气，比母亲还下力给他做面条吃。她能抻、能抻。抻出来的面条要粗有粗，要细有细，比从模子里扎出来的挂面还匀溜，吃起来硬实、筋叨、口感好，就是到了肚子里也觉得舒服。

不幸，妻子比他先走了，他也六十大多了，身板硬实，牙口好，还是爱吃抻面条。现在续了个后老伴，这个五十刚过的小老太太，就只给他买挂面吃，吃起来真败口！

星期天女儿回来了，一看爸爸瞅着挂面眼晕，不下筷……她把爸爸的饭碗端过去说：“你等一会吃。”便扎起围裙下了厨房。和面、揉面、饧面、抻面……大约半个多钟头后，一碗抻面条端到了爸爸的面前。他一惊，女儿什么时候也学了母亲的手艺？这回他吃着嘴里香，肚里苦，他想起前妻，眼泪含在眼眶里……

这一切后老伴都看在眼里，心中很不是滋味，第二天她吃罢早饭，便提了一盒点心，到饭馆去向抻面师傅学习。学

和面，学揉面，学饧面，学抻面。抻面这道关最难过。她人老了，手脚笨了，力气也小了，怎么也弄不到抻面师傅那么灵巧，不是粘连，就是断条，二斤面未抻完便一身汗了。她不得不出个高价，买了一斤抻面条回去。

老头子离休后搞史志，天天到班上去。午间回来，一碗抻面摆在前面。

“啊，小凤（他女儿）来了？”

“没。我给你抻的。”

“你也会抻？”

“你别隔着门缝看人。”

老头子吃得很香，这面条跟过去妻子抻的差不多。

“想不到你还有这两下子，这跟她过去抻的一样……”老头子一高兴，有点说走了嘴。

老太太听了当然有点不是味，这老家伙总想着他的前妻……不过，这毕竟是赞美她，把她说成跟他的前妻一样，有啥不好？于是，也很高兴。

第二天老太太练抻面就更来劲了，她先到饭馆去学一通，又在家里自己和面苦练。可翻来复去还是抻不好，这大概得费点工夫，不到十天半个月出不了徒……眼看就该做午饭了，没办法还得跑到饭馆去买人家抻好的面条。好话说了一筐，勉强按成碗的面条价格匀了一斤回来。呵？一上楼房门开着，老头子回来了。

这回露馅啦！

“唉，没想到吃一口饭，给你添了这么多麻烦……”老头子明白了后有些过意不去。

抻面条煮好后，老头子只吃了半碗。不知怎么的，他心

里老觉得这抻面条味道有点不对了……他说：

“以后咱们吃烙饼吧！”

这天夜里老太太偷偷抹了半宿眼泪。

又一个星期天，老头子女儿回来了。她又要动手给爸爸做抻面条，老太太一把揽过去说：

“我来！”

老头子和女儿都睁大了眼睛，惊讶地看着老太太熟练地抻面表演。

老头子这晚心情激动，喝了两盅酒，话也多起来。睡觉时，老太太脱衣服，他怔住了，天哪，老太太两条胳膊肿得像发面馒头了……他一切全明白了。心中震动非常，紧紧地搂着老太太，眼含热泪，不胜爱怜地抚摸着她的胳膊。

“唉，这该死的抻面条呵！……”

树梢上的月亮

啊！他要回来了。

这个意外的信息，使她周身每个细胞都感到震颤。他没有死，他到底要回来了！她没有白白地等了这四十多年……

她马上做了一番梳洗，换上了最干净、最漂亮的衣服，就仿佛他立刻就要来到了她的身边。儿子、媳妇、孙子、孙女都有些惊讶，她要走亲戚去吗？她哪也不去，从这时起天天坐在院里那磨矮了的石墩上。她在等待着月亮，她在等待着他。

她的眼睛尽管过去由于泪流得太多，已经八成瞎了，她还感到了月光的明亮，她还看见月亮悄悄爬上了村边的树梢。

她老了，她觉得她座下这块石墩，也跟她一样老了。四十多年前她就坐在这块石墩上等月亮，月亮一出来她便到柞木林里去，那里他像她等月亮一样在等她。她就是他的月亮，他也是她的月亮。多么美好的一段时光，那茂密的柞木林子收藏了她的爱情。

他们那时都正是情窦初开的年华。他们在村里小学同学，毕业后又在一块土地上耕作，同翻这里的泥巴，同喝这里的井水，他们约定以月亮为号，到村边的树林里相会，在大自然给予的屏障里，他们成了一对棒打不散的鸳鸯。

“非你不嫁！”

“非你不娶！”

这是他们海枯石烂也不更易的誓言。

可天底下向来好事多磨，一场巨大的风云变化，撕碎了他们甜蜜的梦。他被一支溃败的军队拉伏拉走，到了离开大陆的岛屿台湾。她自然也就成为一只失去了情侣的孤雁。可他在她的腹中已留下了一个将永远繁衍的孽种。

一天、两天、一年、两年……她忍受着各种讥笑和侮辱，在抚养着这个不合传统理法的孩子。

她天天望着月亮，月亮天天悄悄爬上村边的树梢。

人们都说他回不来了，可她晃晃脑袋，她相信他迟早会回来的，她知道他心里会时时在响着她的呼唤。

父母代人来给她说亲，她晃晃脑袋，她不能违背他们的誓言。

她的另一个小学的男同学勇敢地来找她，说他过去曾爱上过她……现在愿意把她和孩子一起接过去跟他共同生活。她沉默片刻又晃了晃脑袋。她对这个男同学也不无好感，可她已经是他的人，这一切似乎都不好改变了。

她天天在等待着月亮，她天天在等待着他。她在这漫长的等待中一点一点老了！

现在他真的要回来了，她在欣喜的激动中更感到了沉重的惆怅，一时间旧情新绪都夹带着欢乐和忧伤一齐涌上了心头……

她天天坐在院里的石墩上在等待着月亮，在等待着他。

月亮，还是当年的月亮又悄悄爬上了树梢，像挂上的，又像贴上的……它也像人一样有缺有圆，有时如钩，有时如盘。